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清儉　恭慎　練習

清儉

傳曰儉德之基也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蓋禄不期侈著于格訓貴而能貧謂之美德繇兩漢而下咸臺閣之選令人髦士畢集其中乃有素尚清簡至性高潔靡營

貲產不事儲畜薄於奉己急於濟衆委不義之貨甘食貧之樂饋遺咸屏澣濯以朝不求所居之安靡爭下民之利以至家人困於舂蕘諸子疲於樵採去官而徒四壁啓手而無餘財斯皆砥礪廉隅樹立名節造次於是始終不渝用能儀表於官聯敦尚於俗化俾貪夫之知恥中人而思勉者也若夫祿有代耕之制用有量入之義而偪下已甚不堪其憂者斯亦矯枉過正非可以訓

後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

金徵還伏法以貲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朱暉為尚書禄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樂崧為郎家貧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蜀劉巴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

吳陳化為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勑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禄不與百姓爭利

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為戚

晉鄧攸為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乏

華恒為光禄大夫開府常侍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

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李胤為尚書令侍中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武帝聞之賜錢十萬

山濤為尚書以母老辭職詔除議郎武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遷僕射覽左長史范晷上言濤舊第茅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屋

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

不知卿堪公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禄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虚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簡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裴憲楷之子也為侍中永嘉末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俸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卞壼為尚書廉潔儉素居甚貧約

劉超為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超出補句容令入為中書

通事郎以父憂去職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

魏舒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

阮放字思度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産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嘗供給衣食

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為王敦所害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陸納為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益光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

宋向彌為散騎常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沈演之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而謙約自持文帝賜以女妓不受

孔顗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服玩甚華顗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麄率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甞為文帝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柳元景為尚書令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畒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

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也以錢乞守園人
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顔延之為光禄大夫其子竣初為孝武南中郎諮議㕘軍及帝登祚以為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揚運長後廢帝時與阮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

孔琳之為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

南齊庾杲之為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時常有二十七種言三韭也

褚炫武帝時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非弔問不雜交

游論者以為美其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黄紙帽箱風吹紙剥僅盡前為江夏内史及罷郡得錢十七萬於石頭並分於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

褚淵初仕宋明帝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足下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至高

帝建元初為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人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彦回鰒魚三十枚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族啖之少日便盡

張緒為金紫光禄大夫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辦餐然未嘗求也

陸慧曉為吏部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

張瓌與沈文季同為侍中俱在門下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寔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嘗呼為散騎

梁傅昭初仕宋明帝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嘗插燭

於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徐勉為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禄分贍親族之窮乏者

周捨為尚書吏部郎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鄣壊亦不營

顧協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協少清介有

志操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恊在省十六載器服飲
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恊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
送錢二千恊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
到溉為左民部尚書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
聲色虚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
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沈約為左光禄大夫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居
處儉素

陳陸瓊為吏部尚書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俸禄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懐止足因避權要遂謝病不視事

姚察為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門人遠至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兾受納察厲色

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餽遺

後魏崔玄伯為吏部尚書為道武所任勢傾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道武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厚加餽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為之愈甚

賈彛歷尚書郎以清素稱

盧義僖為左光祿大夫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

高允為中書侍郎領著作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文成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米而已于時百官無禄允嘗使稚子樵采自給文成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游肇為尚書右僕射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

崔亮為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子不

免親事春頗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楊機為度支尚書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高崇為尚書三公郎家貲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高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約已自修與物無競

鹿悆為給事黄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嘗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

山偉為侍中中書令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

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常景歴黄門侍郎右光禄大夫自少及老嘗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徳自居不事家産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

韓子熙為黄門侍郎清白自守不交人事

北齊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

元文遥爲侍中既不與趙彦深清真守道又不爲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閒然性和厚遷鄴唯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家貧所資衣食而已

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時睢州刺史及所部守倶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邢邵聞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袁聿修為吏部郎中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饋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甞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欵每於省中語戲甞呼聿修為清

郎

盧叔武為右光禄大夫魏收曾來詣之訪以雒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飱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後周張軌為度支尚書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

柳慶為左僕射拜司會中大夫與楊寛有隙明帝武成

二年慶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於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寛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

陸通為大司冦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嘗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辛慶之為通直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慶之任遇雖隆而

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隋薛濬開皇初為考功侍郎性儉死之日家無遺貲

滑儀煬帝時為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

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寳天下士大夫莫

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

兆郡丞

柳調為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

素守節為時所稱

唐裴矩仕隋為黄門侍郎于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竇威為内史令性儉素不樹産業及卒家無餘財

温彦博為中書令彦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為造宅堂焉

蘇頲為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性㢘儉所得俸禄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貲

盧懐慎為黄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

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皆随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太宗幸東都西門博士張星上言懐慎忠清直道始終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詔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石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在朝凡三十餘年歴掌清要家無擔石之儲

蔣鎮德宗時為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

奚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先是右省雜給率分等皆據

職田頃畝即主事所受與右史等陟乃約以料錢為率自是主事所得減於拾遺時中書令李晟所謂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它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攜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內官

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輙稱詔以授之

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以亷儉自處為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

李懐遠以兵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懐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亷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常乗欵段馬豆盧欽望之謂曰榮貴如此何不易駿乗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别求聞者莫不歎服

郭承嘏尚父子儀曽孫為刑部侍郎自没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搢紳之徒無不痛惜

晉姚顗為户部尚書踈於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周張沆為刑部尚書驟歷顯重家無餘財死之日書圖之外唯使鄆之貲耳臣欽若等曰齊王高行周鎮鄆州沆為册贈使嗣子尚幼親友慮其耗散太祖前言之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貲市邸舍僦税以贍其孤

顏衎為吏部侍郎儒學之外雅有政術累更清吏皆以

廉斡著名

恭慎

傳曰如承大祭言乎恭也詩曰如履薄氷志乎慎也是故君子率禮以奉上思患而豫防俯仰抑畏周旋謹密然後臻夫寡過保其克終者焉大漢之後歷禁省之任者莫不恭預密勿經綸政典備預顧問侍從朝宁推擇攸重俊乂並列乃有質性端方志尚惇固靡通於謁容無洩於衷言非公事而不談居官次而匪懈小心惕厲

罔見於惰容退食閒燕彌加於慎獨用能保持名檢便蕃左右終寡於尤悔克隆乎恩紀蓋書之夙夜惟寅易之夕惕若厲皆斯之謂歟

漢石奮為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皆舉也）

金日磾武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霍光武帝時為郎遷諸曹侍中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

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甞有過甚見親信

梁丘賀宣帝時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小心周密帝信重之

孔光成帝時領尚書給事中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洩如此

後漢樊宏時為光祿大夫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嘗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預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樊梵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每當直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於身每漏初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徐防明帝時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

未嘗有過焉

欒崧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明帝每夜入臺輙見崧問其故甚嘉之

陳寵章帝時為尚書性周密慎重所表薦輙自手書人莫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延篤桓帝時為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動依典義

魏荀彧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燬之故奇策

㳟謀不得盡聞也

荀攸為尚書令深密有志自防嘗從太祖征伐會謀謨惟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攸與鍾繇善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劉曄黃初中為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

葉於魏備心腹寡偶少徒於幾宜未失也

任嘏為黄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懐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蜀劉巴為尚書令恭黙守静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晉羊祜為尚書僕射歷仕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闗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事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繇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

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媿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

劉超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後為中書侍郎蘇峻亂遇害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嘗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超子訥為中書侍郎謹飭有石慶之風訥子亨亦清慎為散騎郎

宋殷景仁為中書令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

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謝弘微元嘉中為侍中每有獻替又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知之太祖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帝所御不答别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勅帝甚痛惜之

南齊褚澄為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

梁呂僧珍為散騎常侍直秘書省僧珍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

韋叡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

周捨為尚書吏部郎捨素辯洽與人談論終日不絕口而竟無漏洩機事衆尤歎之

王瑩為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敬之

孔休源為尚書儀曹郎累遷給事中黄門侍郎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

陳表樞為吏部尚書是時僕射到仲舉雖糸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扵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

王瑒為西部尚書瑒性寛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静謹守

文案無所抑揚尋加侍中遷左僕射叅掌選事

姚察為吏部尚書入隋為散騎常侍盡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奉機密未嘗洩漏

後魏盧魯元以忠謹給侍東宮及太武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太武愈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

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端謹慎容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許彦為散騎常侍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内事太武以此益親待之

李孝伯為北部尚書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養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

崔玄伯為黄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玄伯自非朝廷

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司馬仲文為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

高允為中書令遷中書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

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楊津為符璽郎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於宗族姻表

罕相祗候焉

陸凱為給事黄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

言屢中孝文嘉之

庫狄峙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叅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北齊封隆之為右僕射自義旗始建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髙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歴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

劉世清為侍中情性修整周慎謹密

隋李徳林為内史令自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慎重甞云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

張虔威煬帝初為謁者大夫時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柰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

唐徐岱代宗時為給事中史館修撰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承兩宫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短

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嘗合中道然危慎致傷晚得心病故不極其用

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紹謹慎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衒

裴垍元和中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垍小心敬慎甚稱上意

練習

夫思不出位君子所重官修其方前經攸尚自漢之中葉政歸省闥典章品式軌儀故實咸在是焉乃有居其職者明習厥事潛思探賾默識彊記咨疑議而必決訪墜簡而能舉參預詳綴多所刊正儕類服其諳練時論稱其折衷斯故不假求禮於野而學官於夷者矣

漢孔光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嵗明習漢制及法令成帝甚信任之

後漢張純光武時爲武官中郎將在朝歴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輙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祭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樊凖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

郭賀能明法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裨益

黄瓊爲尚書僕射初瓊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劉祐為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禮彊辯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

黄香為尚書令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楊球為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為臺閣所崇信

魏潘勗漢末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勑並領本職數加特賜

桓範為尚書在臺閣號為曉事

晉何邵為尚書左僕射博學善屬文陳説近代事若指諸掌

傅祗為右僕射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

刁協元帝渡江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

孔衍字舒元元帝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于時庶

事草創衍經學博通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

王彪之為僕射桓温將廢海西公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堦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彪之父彬尚書僕射子臨之孫納之竝御史中丞以彪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

宋王淮之王彪曾孫也為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淮之究

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玄虛政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撰儀注朝廷遵用之

殷景仁為中書侍郎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矣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南齊王琨在宋為度支尚書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榭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榭在匣中不須更作簡取果得焉

王儉為左僕射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高帝嘆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儉長學禮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儉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

梁到洽高祖時為尚書左丞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焉

周捨為尚書禮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焉

何敬容為吏部侍郎左僕射遷尚書令久處臺閣詳悉舊事

孔休源為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嘗謂之為孔獨誦累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漢魏至於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習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

陳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朝儀多闕高祖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焉

袁樞遷都官尚書掌選樞博聞强識明悉舊章

沈文阿初為梁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甞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酌量裁撰禮度皆自之出

後魏劉懋為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凡所撰制朝

廷軌儀皆與叅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嘗為議主
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叅議新令
劉昶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議詔昶與蔣少游專主
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
崔休為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
咸取決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
常景為中散大夫領中書舍人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
訪景而行之

北齊裴讞之為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之

後周徐招初從魏孝武入關為尚書左丞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叅定論者稱之

唐瑾為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叅之

柳敏拜禮部為司宗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式乖先典者皆按處舊章刊正之

隋趙賢通為相州刺史朝廷以其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

元善雒陽人少隨父之江南開皇初拜內史侍郎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

蘇威為吏部尚書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

趙芬為少卿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

決者芬輙為平斷莫不稱善

唐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蘇瓌中宗時為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删定律令格式

郭正一為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故事

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叅酌施行遂用為詳定使

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佩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

後唐盧文紀為吏部郎文紀熟於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二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謙退

夫讓之謂懿德紀於春秋謙之能有終載於易象非夫明哲之兼藴幾神之内朗其孰能與於此乎漢氏而下政歸臺閣典掌機要恭預顧問權任斯劇位望彌峻乃有畏遠名勢推避光寵深戒盛滿固懐冲抑薦賢而自

代者期乎達人引年而斂迹者表乎知止或形於封疏極其剖陳或面述至誠發於悃愊固亦感動時主獲寢成命高謝榮爵言還故里者斯不乏焉雖復周旋敦諭黽勉就職然其孤風逸軌亦足以厲俗矣傳所謂難進而易退見利而思義者皆斯人之徒歟

漢金日磾為侍中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孔霸宣帝時拜太中大夫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嘗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帝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貢禹為河南令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遷光禄大夫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

月九千二百稟食太官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禄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蒙也

晋山濤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

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

紀瞻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規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病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没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貟愕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

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二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
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俎口不商歌横逢大運頻
煩饕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
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偃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
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幕之惠適可薄存性
命枕息陋巷亦無緣復廁八座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
墮胸腹氷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為病受困既以荼毒
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出臣雖欲勤自

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户口租税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土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令俟命漏剌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病差則臣日月衰退令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令萬國革面賢俊比迹而嘗虚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

之仁賜以潄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

蔡謨遷五兵尚書領瑯琊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命有常孔愉諸葛恢竝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為御史中丞臣尚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守臣為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

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亾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厠納言中興以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茍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

何充為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内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

德固讓不拜後為驃騎將軍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仗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録尚書事充自陳既録尚書不以復監中書許之
卞壼為尚書令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成帝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
孔愉為左僕射詔給親信二十人廪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厠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

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賜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寵給無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

王彪之為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

顔含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勲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王洽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湏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懐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

郗愔再遷黄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

以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

宋王裕之字敬弘為吏部尚書兼散騎常侍敬弘每被除名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遠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秘書監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文帝元嘉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本求還東帝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十六年

以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敬弘詣京師乃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監玄邈未蒙在宥不敢晏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為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時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

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
上九十生理始盡永絶天光淪没丘壑謹冐奉表傷心
久之
王曇首文帝時為太子詹事侍中謝晦平後帝欲封曇
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
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
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
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

臣當如直史何帝不能奪故封事遂寢

王僧綽為侍中先是王曇首與王華竝為文帝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餘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廵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凡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

令損抑僧綽乃求吴郡及廣州帝竝不許

殷景仁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推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益以誠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潤廻改

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迕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悾款仰希炤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懐有不可改除黄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顔竣為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如故上表讓中書令曰虚竊國靈生玷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於微族長自閭閻不窺宫轍門無富貴志絶華伍值以委身壠畆饑寒交切先朝陶鈞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税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藩揔攬英異越以

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効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
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
神塗雲飛海泳冠絶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科賞
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當與責方欲訴欵皇朝
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秩彌隆
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
明下汨彝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
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喻等膏肓所以寤寐兢

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絶惠
救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兹為薄見許
江智淵為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世
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帝讌私甚數多命羣臣三五人
游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轍獨蒙引進智淵每
以越衆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
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
謝莊為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嘗恐奄忽故少来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耶頃年乘事廻薄遂累叨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不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徵請欵志未申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唯在已知尤實懼塵穢曩序禀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臂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斯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

常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恩荅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夜坐嘗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惟被勑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賔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効之塗豈苟欲思閒避事耶家素貧敝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麄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禄正以復有

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是小閒下官微
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
繇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高祖四十曽祖三十
二亾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
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懐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曽啓
願三吳勑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
官生運不應見一閒逸今不敢復言此當待之來生耳
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

衡門下有所懐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也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慈察願不垂恡二年坐辭疾多免官

劉勔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懐止足求東陽郡明帝以勔啓遍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

莫不稱贊咸謂宜許帝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安皆當遂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遊之

王景文為中書監太子太傅自陳求解揚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秉非其任理宜復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憔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生女殷常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

思此家落寞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忽得
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即
問郗顒方知虛託比十七日晚得征南叅軍事謝儼口
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緣荅云使
人謬伏自念終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
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
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緣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
七月無德而禄其殃將至且俜職清峻元禮儲極以臣

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燋蒐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絶力効職朝㸃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廻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懐欣羡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欵誠明帝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省選牒署竟請勅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謬來常患殷常妻匹婦耳閨閤之内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莫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

也常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愷咸
繇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也愚人好詐貴人及
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
人及在事者永無繇知非徒止于京師乃至州郡縣中
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
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强賣猥物與官
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𦉼呼召及慮發船
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録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繇

來有是何故獨驚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大明之世
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射横
行尚書中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
遷為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録令便居昔之録任置省事
及幹僮竝依録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
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
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不關朝政可安不懼
差于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

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于避禍不如無心于任運夫千仭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亾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卿卑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慷恭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

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亾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畢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緊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

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淩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往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纒身性命幾絶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讓退第二

南齊王儉建元二年為左僕射領選儉固請解選表曰

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

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

三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

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狗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臶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且兩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典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

殊眷頻冐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兼散騎
常侍武帝永明六年儉啓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
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于朝野物
議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
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沉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
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
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
叨其位常總右端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歳綿一紀盛年

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轂響于當時大車之刺方興于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非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于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惟悔愧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奐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炤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以領中書監參掌選事

李安民遷尚書左僕射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庾杲之為通直常侍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卧任居隆顯貽塵明世乞解所忝侍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奬擢之厚千載艱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修夭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蹔借餘歷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

謝朓為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常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别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啓讓帝優答不許

王晏為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

柳世隆為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議自業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

王思遠為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徽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疇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

命不復以塵黷為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奬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冐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恩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錫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

命必行請罪非理留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

懸自悼不覺涕流謹冐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期

一炤明帝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

王志為吏部尚書崔惠景平以例加右將軍封臨汝侯

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後為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

止足嘗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

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梁王茂自江州刺史遷尚書右僕射固辭改授侍中中

衛將軍領太子詹事

後梁王操爲尚書令叅掌選事領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

陳杜之偉梁末爲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盻識思報恩奬不敢廢官皇歷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才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

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黄門侍郎孔瓊彧清文贍筆彊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戀市朝再妨賢路竟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勑不許徐陵大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三年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勵等高宗召陵入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戒勵之陵乃奉詔

姚察為吏部尚書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察垂涕拜請曰臣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濫叨非繇才舉縱陛下特眷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盛擢沐浴恩造累至非據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知審己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

委非才且皇朝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名臣若
授受得宜方為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
事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
縕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
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鑒人倫良所期寄亦以
無慙則哲也
後魏穆壽太武時為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
都王加東征大將軍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值艱危

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勲未録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陸麗太武時為南部尚書太武末麗與長孫渴侯等迎立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正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職之常豈敢冒昧以干大常頻讓再三詔不聽麗乃答曰臣父歷奉先

朝忠勤著稱今年並西夕未登王爵臣切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欵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載廻恩聽遂其所請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文成益重之

伊馛為振威將軍眞君初太武欲拜馛為尚書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

收過恩太武問其欲敵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太武賢之遂拜中護軍秘書監

高允為中書侍郎授經於恭宗甚見禮待及高宗即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賞允既不蒙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獻文時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太和二年以老乞還鄉里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是時貴臣之門皆擁列顯

官而允子弟皆無顯官列爵其廉退若此

賈秀為中書侍郎時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舊儒見重于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為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儆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効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人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免儆臣遂固讓不受封𢌿孝明帝時為殿中尚書頻表捐職以為右光禄大夫

游肇為尚書右僕射孝明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

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孝明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户

辛雄為尚書右丞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難潛竄不

出莊帝以為度支尚書元顥之入雒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為度支尚書及乘輿反雒復召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勲髙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直還本司朕當别有處分遂解侃尚書

北齊李元忠為侍中嘗布言於執事曰年漸遲暮志力以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平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

後周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爾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列上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

趙善初仕西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重焉

陸逞為納言以疾不堪劇任除宜州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

隋盧愷開皇初為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八年帝親考

百僚以愷爲上愷固謝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
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媿之有皆在朕
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
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
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
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䥫不益明時恐

先朝露無以塞青顧乞骸骨退避賢能帝曰朕夙夜庶
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
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
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
唐武士彠武德中為工部尚書判六尚書賜實封八百
户士彠為性廉儉期於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前後
三讓方遂所陳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及庶人承乾廢儲宮初建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亦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固辭曰臣以庸材久踰涯分守此一職嘗懼滿盈豈宜更參春坊以速時謗太宗乃止

李日榮開元二年轉刑部尚書日榮上表固辭老疾乞罷職許之

元載為户部尚書肅宗元年建辰月以載兼京兆尹上表固讓從之

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等使寶應元年代宗以晏為國子祭酒依前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度支使徵利州刺史顔真卿為戶部侍郎時議稱晏以戶部侍郎讓真卿及永泰初晏為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加檢校吏部尚書上表懇讓曰伏以天官之職帥在冢卿任當選士之權班冠諸曹之首至密者可以啓事至明者可以論才内省無能何堪就列且轉輸之物國家之常千倉萬庾陛下之粟也篙工檝師陛下之人

也縱萬億及秭達於京師邦賦獲殷軍儲克贍此亦常理於臣何功况受任已來淹引歲月減耗頗有委積非多經費所支尚貽聖慮在臣之責實亦難逃夙夜惕厲不遑啓處豈敢取衆人之力已以為勞守臣下之分因而受遺速其官謗紊爾朝經顧廻宸光乞寢前命手詔曰卿緼經國之文懷濟時之略軍儲是切轉運攸難勵以公勤適於通變遠疏溝洫績顯京坻爰奬勤勞是明賞勸俾遷六職兼綜九流益用撝謙切陳懇讓宜從雅

旨所請者依

暢璀為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以疾篤遜位許之

顏真卿為刑部尚書魯郡公真卿抗疏請致仕三表入

不許

張獻誠大歷三年以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獻誠以疾

抗疏辭官曰臣聞在滿防溢則無其咎知進急退是必

凶終聞之往賢深以為誡微臣獲宥寬政于兹六年猥

蒙驅策委以心膂總戎持憲按俗宣風皆匪因人率繇

睿獎每用刻骨內頌於心何德於天何功至此誓期死節上報生成不謂去歲以來風痺成疾而聖恩益厚光寵愈深俾堂弟獻功代臣節制授臣右職復檢校戶部尚書渥恩蟬聯晝日三接臣以寢瘵之故竟不得趨拜軒墀授官累日又不得入曹視事多所曠廢職臣之繇今形貌支離精魂蕩越竊自診視慮不終朝大懼祿位逾涯以速顛沛伏願察臣丹懇罷臣此官消臣滿盈之禍延臣晷刻之命儻光天下照曲遂愚衷粉骨糜軀死

將不朽手詔答曰獻誠早分戎閫屢建茂勲出靜漢川
入司版籍傷和致疹寢疾經時深執謙冲屢陳章表願
辭右職冀及痊平嘉兹懇誠曲遂勤請佇聞痊復當有
褒昇所請者依
闕播自吏部尚書遷兵部播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
致仕播致政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闗守靜不縈外事
士君子重之
盧邁為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事轉給事中屬校定

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

韋臯元和九年自忠武節度使為吏部尚書臯自許州拜官以數騎離鎮自北城潛出將吏將餞之不辭訣又移疾讓官遂授太子賓客

歸登為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丁公著自穆宗為太子時為駕部員外郎太子侍讀及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懇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蕭俛長慶元年罷相除右僕射俛上表固讓詔曰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以還鮮繇兹道先皇帝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二十人多為大僚或授兵柄

矧余小子宜有加焉朝議大夫守右僕射襲徐國公蕭
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
俾居端揆兹朕所以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俛繼有讓
章至于三四敦諭頻切陳乞彌堅是用改選部尚書足
以表予寵重所以成爾謙光宜欽厥心以保厥位無忝
我明命可守吏部尚書俛自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
器每下詔命常懼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乎刻深然而
志嫉姦邪脱屣相位時論翕然稱之

白居易太和二年為刑部侍郎三年移疾東歸求為分司除太子賓客

令狐楚太和七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楚奏請居本品之班上以楚退讓之中且合典故特降詔褒之後以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固讓僕射優詔許之轉太常卿

胡証為户部尚書判度支瀝懇求免期自効藩服拜檢校兵部尚書充嶺南節度使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八年三月為鎮州册贈副使因令中使宣詔對於浴堂門使令充翰林學士辭讓不受賜以錦綵却令進發

盧術為刑部侍郎開成四年三月術瀝懇陳讓乃以術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後唐薛廷珪唐乾寧中為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雒陽徵為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懼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

全入梁為禮部尚書

晉顔衎為御史中丞以母老思鄉上章乞解其秩執政議移户部侍郎衎又堅乞罷免扶母東歸汶上尋降詔褒而允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四